

五人新感觉

周凡恺 著

● 走不出的
忧郁



天津人民出版社

五人新感觉

周凡恺 著

● 走不出的
忧郁

走不出的忧郁

周凡恺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69号)

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插页 143千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201—02820—0/I·113

定 价:9.80元

自序

周凡恺

编选这本集子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了一棵树。

那是季节河边的一棵音乐树。

河边有很多芦苇,但的确是有这样一棵树的。细雨蒙蒙时节,天是青墨色的,只有那棵树被一缕阳光浴着,不一刻树枝就摇动起来,摇落了许多碎金,在河床上架起了一道虹。虹虽然辉煌得耀眼,可毕竟转瞬就消逝了。不走的只有那棵树,在河边默着,像个哲人,等着雪霁的悄然而至,还有挂在枝上的无数个鸟巢。鸟巢错落着,鸟儿在巢里鸣叫。于是就有了音乐。当然这是最简单最原始的音乐,可它是自然的声音,也是真实的声音。

我相信自然与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是能够沟通的,因而记住了这棵音乐树。

我希望我们彼此能够听懂。

目 录

春去不来

- | | |
|------|----------|
| 〔3〕 | 梦里玫瑰 |
| 〔22〕 | 无语的湖 |
| 〔26〕 | 冬之舞 |
| 〔29〕 | 一只叫格格的燕子 |
| 〔33〕 | 写间房子给哥哥 |

黑土意思

- | | |
|------|-------|
| 〔43〕 | 林中四季 |
| 〔55〕 | 霜晨月 |
| 〔59〕 | 想起苏秀 |
| 〔66〕 | 马洛夫的鹰 |
| 〔71〕 | 洗过的风景 |
| 〔75〕 | 春天的声音 |
| 〔80〕 | 野调儿 |

季节之河

- 〔87〕 绿色英雄
- 〔94〕 不看电影
- 〔100〕 人生证明
- 〔105〕 梦境幽蓝
- 〔111〕 灰喜鹊的巢
- 〔118〕 唱歌课
- 〔123〕 沉默的山
- 〔127〕 情感花园

都市玩偶

- 〔137〕 喧嚣与宁静
- 〔142〕 忘性
- 〔146〕 走不出的忧郁
- 〔151〕 一片秋叶
- 〔157〕 我要下逐客令啦
- 〔162〕 下海洗个澡
- 〔169〕 星星点灯
- 〔176〕 与鼠共伍

祷告上苍

[183] 我们该回家了

[190] 春天的祈祷

[195] 演出开始了

[200] 小车之梦

滴水无声

[207] 邮差

[213] 小秀

[219] 鲍队长

[224] 素心

[229] 吴勤

[232] 河之殇

[237] 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难舍东北

[245] 来劲儿

[248] 世界是我们的

[251] 神仙

[254] 酸甜人生

[257] 温暖

[260] 解馋儿

〔263〕 讨苦

〔266〕 彩秋

〔269〕 家乡是盏不灭的灯

春去不来

我想把自己藏匿在这种黑暗中，从而去躲避另一种更可怖的黑暗。在那种朦胧的境界中，我常会听到一种音乐。它就如一根根细丝，一层一层地缠绕在我的心头，不管我怎样努力，我都躲不开它。

梦里玫瑰

—

现在已无从说起这一切究竟是不是一种预言：一位美丽而又有才华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抱了一束鲜花徜徉于墓地，她穿着洁白的衣裙，犹如一个天使。周围有人不停地与她说话，却不见那些人的身影。她就那样一个人絮语着，说这里的一切真是太美了，这里真清静！最后她站在一块墓碑前说就是这里了，然后就放下了鲜花，然后她便隐去了。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并且留在了电视镜头里。我的一个同学在遥远的长春给我打电话复述这些镜头时有些语无伦次，但他说那人肯定是你的妹妹，他说她为什么要去主持那样一个节目呢？十天之后，妹妹竟真的跨过了那道门槛，寻到了一种永恒的宁静。难道她在荧屏上的最后一次亮相，果真藏了一种常人所难猜透的暗示么？

万能的主啊！

妹妹繁颖，生于1963年农历五月初六，属兔。

妹妹少时因丧父而性格忧郁，少言寡语，成人后却以说为职业，且学有长进，不仅成为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优秀节目主持人和吉林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其性情也随之大变，豪放如滚滚江河，透彻如朗夜星辰，童年时留在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她的美丽、她的进取心以及她所取得的成就，一时间成为亲人、朋友和家乡的最大骄傲。但这一切顷刻之间就消失了，她走得匆匆忙忙，走得无声无息，让所有爱她的人全都措手不及。

妹妹车祸罹难的那个下午，我正在几千里之外的天津忙碌。有一刻我的心中十分难受，浑身颤抖得不能自制。没想到晚上就接到了噩耗，我当时觉得一切都从身边遁去了，身体也像被抽空了一样。我就那样瘫坐在地板上，精神和心脏的承受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几次昏厥过去。我怎么也不相信一直在我呵护声中长大的小妹，我为她的成长花费了无数心血的小妹，我对她的前程寄予了莫大希望的小妹，竟先我而去了，她毕竟才只有三十二岁啊！

我已说不清自己怎样去的车站，怎样爬上了东去的列车。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我的心几乎已经死亡，高烧使我的双唇起满了水泡，我滴水未进

地度过了十几个小时的艰难归程。我一直在心底呼唤着她的名字，幻想着能够出现奇迹，期待着像以往一样，在车站迎候我的仍然是小妹那张美丽动人的脸。在漫长的旅途中，她的声音一直在我的耳边飘荡，我清晰地听她说：哥哥！

就在事发的前几天，我还与小妹通过电话。我说我最近要回一趟长春。她说她正准备回趟家，去松花湖放松一下，她总是感到很累，但如果我来长春的话，她就等着我，哪儿都不去了。可我因故没有成行，我把这些话告诉她的时候，小妹显得很遗憾，说那她就先走了。这竟是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现在想起来，她的话就像谶语。

在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我见到了已经躺在了灵床上的小妹。她那已经破碎了的头颅经过重新缝合和整容，似乎还是以往的样子，只不过那头秀发已变得稀疏。她的嘴微微地张着，好像还有话要说。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紧紧地抱住了她，不停地问着：好妹妹，哥哥来晚了，你想说什么？你究竟想说什么呢？

妹妹是在去松花湖的归途中，在长春的郊区出事的。那时天空万里无云，只有她们行车的方圆几里内大雨如注。她的车走得很急，因为晚上还有一台节目等着她去主持。迎面的那辆大卡车和追尾的卡车将他们挤在一起并抛出车外时，妹妹肯定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她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提

包，那里面有一部手提电话，她鲜血淋漓地躺在公路上，或许想到了该给家里打个电话，让亲人们来救她，可她已没有这种力量了。在将近四个小时的与死神的抗争中，上千辆的汽车从她身边绕过去，却没有一辆车肯停下来帮一帮她。她在荒野里孤独无助，她也许是喊了，但她最终失望了，她无奈地盯着那些遁去的车们，眼巴巴地看着生命和希望从身边溜走。她毫无选择地去了一个安宁的地方。她的灵魂深处一定对这个世界悲伤到了极点，因为她生前一直在呼唤着良知和道义。

我曾去看过妹妹出事的地方，也曾由我最亲密的朋友陪伴着到松花湖去祭奠亡灵。在那些我所熟悉的山山水水中，我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我为这种陌生而默默地流泪。我在那里想起了妹妹最喜爱的柴可夫斯基的曲子，可我把山里红抛进湖里时，我心中流动的并不是柴可夫斯基，那是我平生所作的唯一的一首曲子，我说：你知道山在水中晃动，你却不知道我的心已经碎了，那朵玫瑰绽开在何处，你说不用寻找……

妹妹遇难的第二天，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即拿出了整整一个节目来播发妹妹以前留在磁带上的声音，全台的人都在为她哭泣。《长春晚报》也以《繁颖给本报的最后一篇稿》为题，把这一消息告诉读者。编辑在此稿的按语中说：“繁颖走了。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优秀节目主持人、记者繁颖突遇

车祸，永远离我们而去。这是她留给本报的最后一篇稿件。不久前，她还走进我们的编辑部，与我们侃侃而谈黄金搭档，话如轻风却扣人心扉。她勤奋、自信、要强，她那样执著地办每一个节目，她那样善意地对每一个朋友，她眷恋着她的亲人、同事，恋着她年轻的岁月……”而她那篇最后的倾诉，又恰恰是谈人间真情的。这不能不让我黯然神伤！

送走妹妹那天，我意识到她真的要与这个世界永别了。在我刚刚出版不久的两部散文集中为她写下了最后的赠言，我说：小妹，你读我的文章读了十年，你总是问我什么时候出书，可是你怎么这样没有耐性而我又这样懒散，我该及早地把书寄给你！现在我们只能等待下一次相聚了。你若是寂寞了，就读上一段儿，哥哥会永远陪伴着你……我为她的灵车制定了一个特殊的路线，先是经过我的母校吉林大学，然后驶过她的母校东北师范大学。在这两座学府之间，我们曾有过多少次相送，今天我却要将她送至一个可怕而又陌生的地方。再看一眼留下了你的青春，留下了你的快乐的母校吧！我在心里对妹妹说。

二

我上大学的那年是1979年，那会儿妹妹正在我毕业的那所中学里读高中。她是一个聪明的孩

子，教过我的所有老师都对她抱有更大的希望。

但是有一天，我接到了中学时一位老师的来信，他以很严肃的态度和十分焦虑的心情来跟我商量一个问题，也即繁颖的前途问题。她说，你妹妹最近的表现让我非常失望，她不仅情绪低落，学习成绩下降，而且几次公然在课堂上睡觉甚至逃课。我们已做过多次工作，但看来效果不大。高考正在一天一天迫近，我们也不知用什么办法才能让她振作起来。只隔了一天，我又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也是谈妹妹的。母亲说，妹妹已经不只一次地逼迫她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下来，由她接替。母亲倒不是舍不得放弃自己的工作，她已当了一辈子的穷教师，实在不想让妹妹也步她的后尘。这两封信让我万分焦躁，我决定立刻回家一趟。

我赶到家里的时候已是傍晚，外祖母在炕上躺着。母亲说，姥姥病了，很重，目前还没有确诊。我的心一下子悬在半空。外祖母吃苦受累操劳了一辈子，我们刚刚长大，她就不行了。我握着老人粗糙的手，眼里溢满了泪水。我的心中十分清楚，母亲一个月只有四十几元的工资收入，像外祖母这样，倒下就意味着死亡，家里就是砸锅卖铁，也无力挽救她。那天的晚饭我没有吃，我的心里充满痛苦。我一边思考着家的未来，一边等着上晚自习的妹妹。

妹妹回家的时候已近午夜，她对我的突然归

来感到十分惊讶，但接着就似乎明白了什么，转身溜到厨房去了。我跟到了厨房，我说你不能这样！你为什么要自我毁灭呢？你以前的上进心都哪里去了？你要为家里争气！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妹妹眼睛盯着地面，一声不吭，任凭我的指责和愤怒冲破了房顶。第二天，母亲对我说，你功课紧，还是早回吧，看来她已铁了心，实在不行，我就退休。我望着床上的外祖母，忧心忡忡地去了车站。临上车前，妹妹匆匆地从学校赶来，我说你该懂事了，不能那样任性，人这一辈子，只有关键的几步，一步也不能错的。妹妹还是沉默着。开车的铃声已响，她突然从兜里掏出两元钱塞在我的手里，喊了一声“哥”，便转身挤出了人群。我紧紧攥着钱，那上面还有妹妹的体温，我知道对于她攒这两元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说不准她已有两个月没吃早点。

回校后的第三天，我就接到了妹妹的一封信。那是她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信封是用白纸糊的，信纸也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那封信她写得很长。她说：亲爱的哥哥，我不是那种胸无大志的人，你的努力，你的奋斗，已经给我树立了楷模，我也包括我的同学都十分敬重你、崇拜你，我已不止一次地梦想着有一天能像你一样，坐在高等学府的课堂里。可你也看到了，姥姥病了，估计可能是癌症，我们还有一个傻哥哥，母亲只有那么一点点工资，